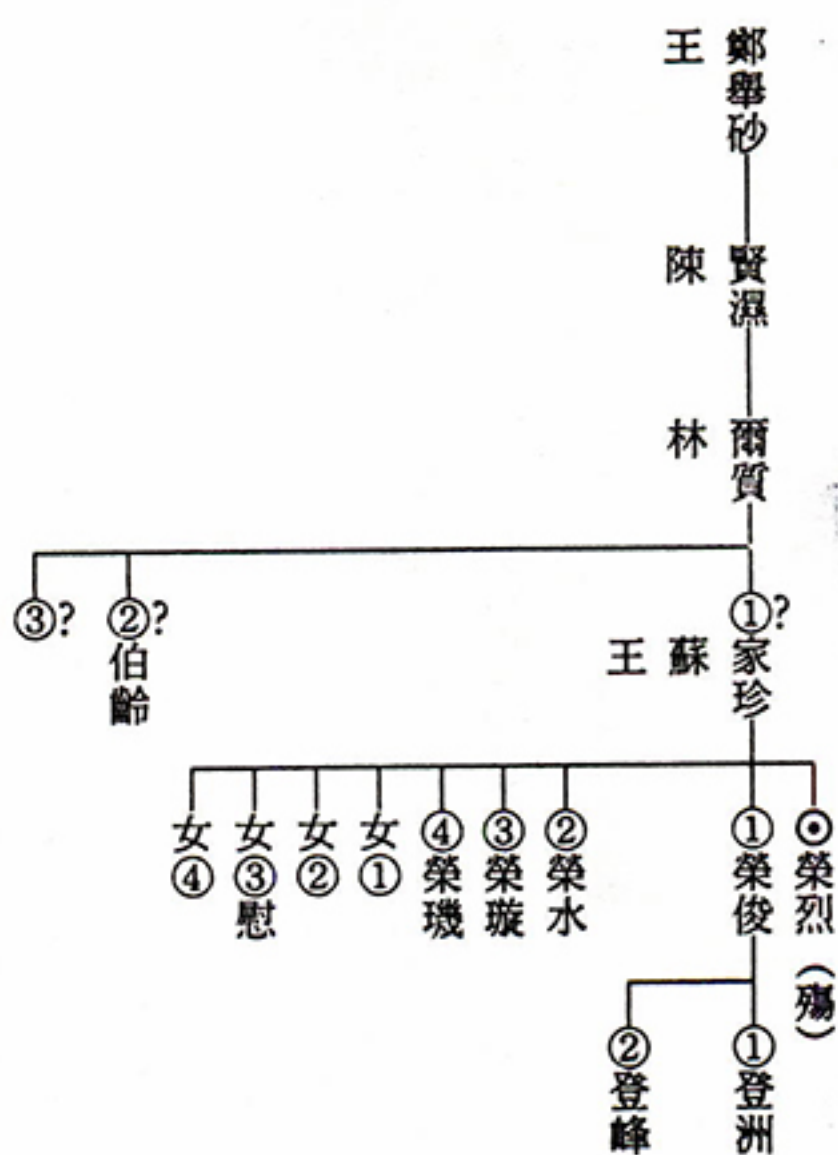


鄭雪汀先生年譜初稿

鄭喜夫

先生姓鄭，名家珍，字伯璵，號雪汀。世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之崎口鄉。曾祖舉砂公，贈文林郎。祖父賢濕公渡臺，居淡水廳城外東勢莊，務農爲生。父爾質公繼承之。曾祖母王氏、祖母陳氏，俱贈孺人；母林氏，誥封孺人。（據先生門人黃玉成撰「敕授文林郎會考二等籤分鹽大使甲午舉人雪汀鄭家珍先生墓誌銘」，載張谷誠編新竹叢誌，第十二輯「竹塹拾遺」。）其世系略如左表：



清穆宗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先生一歲。

七月十六日午時，先生生。（據「鄭家珍先生墓誌銘」。）

是年，先生友人陳澤粟（字良田；原籍南安縣潮塘鄉。爲孝養寡母，東渡賃傭，辛苦備嘗，卒成鉅萬之貲，克自樹

立。既富之後，樂善好施，頗多義舉。詳陳祚年撰「前清明經進士澤粟陳公墓誌銘」，收入所著篇竹遺藝。）二十六歲、林鵬霄（字世弼，號漢侯；原籍泉州同安，世居竹塹苦苓脚。光緒八年歲貢。十七年七月，署臺灣縣學教諭。嘗設帳於家，竹邑知名之士，出其門者甚多。亦能詩。日據後曾任新竹辨務署參事，授佩紳章，後就新竹監獄教誨師。）二十一歲、（據王國璠先生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載鵬霄於光緒「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六」推算；而黃旺成纂修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林鵬霄」則云「民前八年卒，年五十六」，民前八年爲光緒三十年，相差一年。）鄭兆璜（字渭卿，一字葦卿，號竹谿。先世自泉州渡臺，以商業起家於新竹。祖廷珪，庠生，旌表孝友。父時霖，附貢生，候選知州、布政司經歷。兆璜以廩生補光緒十七年辛卯科恩貢生。凡六與省試，薦而不售者再，因絕意場屋。乙未內渡，入都，援例納粟得主事，籤分吏部，歷總務司郎中，記名簡放道，加三品銜，賞戴花翎。民國成立後，袁世凱極意延攬，而兆璜義不忘故，志在丘樊。晚年歸竹塹，小隱農圃間。詳施士洁撰「竹谿鄭公墓誌銘」，載新竹叢誌「竹塹拾遺」。）十四歲、張麟書（名仁閣，麟書其字，後以字行；又字孟仁，號焦庵。原籍泉州惠安，祖代於嘉慶初渡臺，居大甲務農。父人偉遷竹塹，以惠籍入泮。麟書二十四歲喪父，家貧，剖製蓮草紙維生，以工作餘暇夙夜苦學。爲文蒼古有奇氣，其奈

文章憎命，未青一衿。日據後，應聘課漢文於新竹公學校凡二十年。卸職後設私塾於家，及門多高足。）十二歲、曾逢辰（字吉甫；今新竹縣竹北鄉溪埔仔莊人。日據初，適在竹北二堡貓兒錠私塾教讀，被舉為貓兒錠庄長，旋即辭退。嗣與麟書同受聘於新竹公學校，擔任漢文教師。曾授佩紳章，並與鄭鵬雲合編新竹縣誌。其待人接物，惟謹惟慎。畢生以教學為天職，授徒貓兒錠二十餘載，執教新竹公學校亦有數年。晚年喜吟詠，佳作甚多，因未上梓，多散失。年近古稀，卒於新竹北門大街。）十一歲、鄭樹南（譜名安柱，字擎甫，又名拱辰，號水田逸叟。自幼聰穎好學，懷抱遠大，敦厚篤實，器宇昂然，有古君子風。熱心地方公益。誥授中憲大夫，賞戴花翎，欽加道銜。日據後，歷任公職，並提倡實業，迭捐巨款。後曾任州協議會員、總督府評議員。）九歲、蔡啓運（字見先，又字振豐；苑裏人，居新竹客雅。幼穎慧，博學宏聞，人目為神童。及長，入泮。喜交遊，蓄經世志。喜讀孫吳兵書。乙未之役，丘逢甲組義軍，啓運參贊戎機。事敗，遣散同志，佯狂於詩酒之間。）七歲、陳濬芝（字瑞陔，號綬石。居新竹西門石坊脚。自幼以孝行聞名里閭。鄭兆璜父時霖邀讀於家塾，與兆璜相切磋，更以兆璜妹妻之。旋遊泮水。光緒八年舉鄉薦，二十年會試及第，二十四年補行殿試，成進士。乙未內渡，不受日人奴役。掌教安溪考亭、崇文兩書院。著書甚多，大都散佚，僅存竹梅吟草一百七十三首。）四歲、王松（字友竹，又字寄生，別號滄海遺民。原籍泉州晉江。父華誅於道光年間渡臺，居新竹。松有奇氣，不喜仕途，唯以詩酒自樂。）三歲。

清穆宗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先生二歲。

是年，先生友人鄭以庠（譜名安國，號養齋。新竹人。樹南族弟。學有根柢，早著文譽。年二十，入臺北府學。割臺事起，內渡泉州，嗣歸竹塹，閉戶讀書。）生。

清穆宗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先生三歲。

清穆宗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先生四歲。

是年，先生友人鄭兆璜業師鄭國柱（字奠臣，又字价人，學名維藩。原籍南安，後世遷金門，雍正年間渡臺。國柱性勤謹，力學能文，望之和氣迎人，有孝子之稱。咸豐十年入泮。同治十二年領鄉薦。）修族譜，於其先代之著有功績者，咸綴以正傳，體例之佳與文字之美，尋之竹塹各大家族譜，尚所罕觀。（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鄭維藩」。）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先生五歲。

是年，先生友人藍華峰（字岳三；新竹新埔人。原籍廣東饒平。祖肇翰始渡臺。父文鎔，廩生。華峰於光緒十八年入泮。日據後，棄儒學醫，精通脈理，懸壺於里。群譽為儒醫，遐爾爭往求診。民國三十六年卒，享壽七十七歲。）生。（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藍華峰」。）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先生六歲。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先生七歲。

是年，先生友人劉廷璧（字維圭，號雪和；世居新竹城南門。滿腹經綸，擅書法。某宗師以其有翰苑才，因顏其書齋曰「翰村補筆樓」，蓋「村」字補一筆則成「林」字。臺北府學廩生。曾館於鄭如蘭家，教授其子弟及族親。惜壯年赴修文，年僅三十六。嗣子克明，終身盡瘁教育。）入泮。（據黃啓文編新竹史話。）

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二），先生八歲。

先生雖生長於純樸田家，而其聰明終不可掩。（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本傳。）

廿張犁莊（今新竹市水源里境）每歲元夜，於村中打鞦韆以祈平安。先生童年時曾隨母氏往觀。（後於民國十二年作「癸亥十月廿五日遊廿張犁莊書事」詩，首二聯云：「村前村後碧溪流，猶記童年此地遊。晚穀登場剛十月，垂楊絡架憶千秋。」自註有云：「今已四十餘年不見矣，偶過其地，風景如在目前，爲之低回留之不能去。古云村人呼鞦韆爲千秋。」此詩收入先生著雪蕉山館詩集。以下徵引先生詩作，除特別說明者外，皆據是集。）

是年，先生友人李濟臣（幼名其昌，一名欽曾，字世會，號卜五，別署適園老人。孝子李錫金之後人。幼失怙恃，零仃孤苦。持身嚴謹，而口齒伶俐，文才洋溢。日據後，獲頒紳章，曾爲新竹市協議會員，後歷任新竹商工會副會長及新竹信用組合、朝日建築組合等理事。嘗作葬禮改善案。民國二十五年卒，享年六十二。其子椿齡等照案舉行殯禮。）生。（據新竹史話。）

是年，有旨准設臺北府，治艋舺，領三縣：附郭曰淡水縣，改淡水廳爲新竹縣，改噶瑪蘭廳爲宜蘭縣；另於雞籠置臺北府分防通判。臺灣學政事宜，亦著歸駐臺之福建巡撫兼理。

清德宗光緒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先生九歲。

清德宗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先生十歲。

是年，先生友人鄭兆璜進新竹縣學。旋食廩餼。（據「竹谿鄭公墓志銘」。）

清德宗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先生十一歲。

是年，先生友人林鵬霄補廩膳生。（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林鵬霄」。）

是年，臺灣學政事務復舊章，仍歸臺灣道辦理。

清德宗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先生十二歲。

是年，先生友人黃如許（字淦亭；新竹南門人。後曾署新臺灣縣學教諭。）以覃恩貢成均，劉廷璧補臺北學廩膳生，而曾逢辰進新竹縣學。

清德宗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先生十三歲。

是年，先生友人鄭神寶（字珍甫；樹南弟。五品同知銜。日據後曾爲總督府評議員。）生。

清德宗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先生十四歲。

是年，先生友人陳朝龍（字子潛，號臥廬；竹塹人。詩文俱佳，藏書頗富。性嗜酒，遇遠行輒攜壺隨身，邊行邊飲，自得其樂。題其寓曰十癖齋。後補廩食餼。）進縣學。（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清德宗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先生十五歲。

先生束髮受書時，即從陳世昌先生（字錫茲。泉州府籍，移居竹塹城內。光緒年間入泮。設童蒙館，從學者衆。）

遊。雪蕉山館詩集「與張麟書黃戒三同寫真愴懷舊事書此志感有序附後」詩有云：「憶從問字共師承，引領群材每服膺。章甫立身何坦蕩，曲江風度自端凝。驚才絕艷黃山谷，賦性多情杜少陵。三載聯床同話雨，盎然書味五更燈。」詠當時情形。詩序有云：「新竹爲余童年遊釣地，某水某山別來無恙。猶憶束髮受書時，追隨陳錫茲夫子門下，與張君麟書、陳君如椽、杜君家修、黃君平三結爲金蘭契，無何而黃君

先賦玉樓。」李濟臣撰「雪蕉山館詩集序」亦云：「孝廉（先生）生平交最親且久者，張先生麟書外，杜有輝、黃雲階兩茂才，並陳夢花五人耳。黃、陳二子曾與余受業於先伯父蔭亭夫子。余先識二子，因識孝廉。方其從陳錫茲前輩遊，館與余居相密邇，殆無日不見。既而，杜、黃二子先卒。」詩序之陳君如椽即李序之陳夢花，詩序之杜君家修、黃君平三即李序之杜有輝、黃雲階兩茂才。（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黃朝品」，黃平三後補廩。）

先生少與蘇砥卿同學交好。砥卿父成家，字肯堂，即先生元配蘇氏之叔父，而蘇紹文中將之祖父也。當是時，每祁寒暑雨，砥卿輒留先生宿其家。砥卿母林氏視先生如己子，拊循備至。（據先生撰「蘇肯堂先生墓誌銘」，載新竹叢誌，第十二輯「竹塹拾遺」。）

先生自少好讀近世譯本，精於術數之學。（據王松著臺陽詩話上卷。）

是年，先生友人陳濬芝以新竹縣學廩生中式鄭孝胥榜鄉舉。

是年，先生友人林鵬霄成歲貢。

是年，先生友人周維新（新竹縣人。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生。

清德宗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先生十六歲。

是年，先生友人王松迎娶陳素娘。

清德宗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先生十七歲。

清德宗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先生十八歲。

先是，上年法軍攻陷基隆，又襲福州馬尾礮臺及船廠，繼又迭犯北臺，宣布封鎖臺灣。本年陷澎湖。已而，法國請

和；允之，旋詔停戰撤兵。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法國公使議約。約成，法軍交還基隆，全數調赴澎湖而自去。先生友人王松語鄉人曰：「吾輩毋以目前之役而喜也。臺地孤懸海中，材木、鑛山久聞於外，譬之積薪可以召焚如，慢藏可以誨大盜。乃觀之今，其君子多昧曲突徙薪之義，其小人尚為幕燕堂雀之嬉。隱憂所伏，正未易銷。十年之後，人其念哉！」（據邱煒菱「贈王友竹處士序」，錄自王松撰臺陽詩話。）

清德宗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先生十九歲。

秋，先生友人蔡啓運因僑居竹塹，乃從中奔走，合併咸豐年間先後成立之竹、梅二詩社，改組為竹梅吟社，社員悉為當地名流：陳濬芝、先生、黃如許、林鵬霄、李祖訓（字恢業，號警樵；新竹縣人。後曾署臺灣府學訓導。）、吳逢清（字澂州、澄秋，號水田；新竹縣人。後曾署臺灣縣學訓導。）、鄭兆璜、陳叔寶（字瑜卿，號紫亭；新竹縣人。光緒間縣學廩生。）、劉廷璧、陳朝龍、鄭鵬雲（字毓臣，號北園後人；新竹縣人。臺北府學廩生。）、林亦圖（字維丞，一字薇臣；福建閩縣望族，寄籍淡水廳，咸豐年間入泮。主林占梅家，好酒工詩。著潛園寓草。）、陳世昌先生、鄭如蘭（字香谷；新竹縣人。道光十五年生。增貢生。旌表孝友。以辦團練功，賞戴花翎，候選主事，後加道銜。即樹南、神寶父。）、曾逢辰、蔡啓運、陳編（字連三，生於竹塹。光緒年間新竹縣學附生。）、張貞（字謙六。先世由江西遊幕來臺，遂家竹塹。咸豐九年生。卅角能吟詠。光緒年間入泮。）、戴珠光（字還浦；世居竹塹。光緒年間新竹縣學附生。）、鄭以庠、王松等。（據廖漢臣纂臺灣省通志稿卷六

學藝志文學篇第三冊。）

是年，先生友人李祖訓補考爲光緒十年甲申歲貢，吳逢清爲本年歲貢。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先生二十歲。

先生設帳於東邨別墅，友人王松暇輒造訪。（先生後於民國九年爲松撰「如此江山樓詩存序」有云：「憶余弱冠時，設帳於東邨別墅，友竹暇輒造訪。問其年，長余二歲耳，已能以詩鳴，又豪於飲。……一日，見余案頭有詠牡丹詩，其結句云：『天然絕妙嫣紅色，不把胭脂污本真。』擊節稱賞，謂不脫詩人本色；余謂此二語猶著色相，不以其爲然，而不知友竹蓋借他人之詩以爲自己寫照也。余時方肆力於帖括之學，於風雅一途屬門外漢，視友竹之一斗百篇，凌滄洲而搖五嶽者，其氣象迥乎不侔；賦性惇愚，又復爲虛名所誤，轉不如友竹之落落矯矯，得爲緱山鶴、華頂雲也。」按此序收入先生所著雪蕉山館詩集，亦見松著滄海遺民牘稿。）其時曾執經請業之國川（「國川」似係字，姓名待考。），後爲先生治愈痼疾。（據雪蕉山館詩集「三月廿七日再請國川施治感賦」註。）

按：張麟書撰「鄭雪汀先生弔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四版）有云：「君年弱冠，與余同遊陳錫茲夫子之門。塾中習舉子業者二十餘，而君爲天馬，馳騁文場，辟易萬夫，師以國器目之。時有陳夢花、杜有輝、黃雲階三君子同契金蘭，共相磋琢。」是則先生雖已設帳授徒，仍遊陳世昌先生之門，以習舉子業，「如此江山樓詩存序」所謂「余時方肆力於帖括之學」，蓋足以印證也。

是年，臺灣以改建行省，析置臺灣府，領臺灣、彰化、雲林、苗栗四縣；改原臺灣府爲臺南府，臺灣縣爲安平縣，陞埤南廳爲臺東直隸州，臺北府分防通判爲基隆廳撫民理番同知。

清德宗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試童軍，先生以府案第一人入泮。（據「鄭雪汀先生弔文」。）友人鄭以庠亦進臺北府學。

清德宗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先生應歲試，獲補廩食餼。（據「鄭雪汀先生弔文」。）

清德宗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先生二十三歲。

清德宗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先生友人鄭兆璜以覃恩補考十六年新竹縣貢生，蔡啓運亦入泮。

清德宗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先生友人藍華峰入泮，仍力學不倦，希求上進。

是年，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批准臺北府知府陳文駿等稟請纂福建臺灣省志，設臺灣纂修通志總局辦理修志事宜，並通令各州、縣、廳設局採訪，以爲修纂通志之資。

清德宗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先生友人廩生黃平三卒。平三曾與先生結金蘭契，名重儒林，先生「與張麟書黃戒三同寫真愴懷舊事書此志感有序附後」詩有「驚才絕艷黃山谷」句，即詠平三者。

是年，署新竹縣知縣葉意深延先生友人陳朝龍與鄭鵬雲纂輯新竹縣志。（據王世慶先生撰「新竹縣志初稿校後記」。）

清德宗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先生中式伊象昂榜鄉舉。

先生賦鹿鳴歸，蘇夫人之叔母林氏適抱病，力疾見先生曰：「子成名，我心慰矣。」未幾，竟不起，先生哭之慟。

（據「蘇肯堂先生墓誌銘」。）

先生與附貢生李文樵爲文字交，賞奇析疑，頗稱莫逆。

（據先生撰「李君文樵廣文哀詞」，載新竹叢誌，第十二輯「竹塹拾遺」。）

是年，先生友人陳濬芝會試中式，而未應殿試。

是年六月，中、日朝鮮事起，沿海戒嚴。命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籌設防務，在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會辦焉。既又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爲幫辦，各帶勇渡臺。七月，永福率廣勇二營至臺南。八月，岐珍亦率十營入臺北。乃以臺南委永福調度。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門人黃玉成十三歲，以父命受業先生之門。時先生甫薦鄉舉，才名籍甚，親友日相過從。玉成上學，輒見戶外履恒滿。（據「鄭家珍先生墓誌銘」。）

是年，中、日簽訂割臺之馬關條約，並於煙臺換約。五月，「臺灣民主國」成立。日軍旋自澳底登陸，越四日，割臺專使李經方始與樺山簽署臺灣交接文據清單。而後，日軍自北而南，攻占全臺。各地義軍雖與日軍奮戰，卒「無力可回天」。

是年五月三十日（陽曆六月二十二日），日軍陷新竹縣城。是後，先生「受據臺日軍之侮：等於伏役，清掃街路馬糞。因不勝其辱，忿而挈眷內渡」。（據黃旺成纂修臺灣省

新竹縣志稿卷末志餘「寄齋」。）

先生挈眷內渡後，居泉州府城。門人黃玉成之父亦挈家內渡，乃僦屋同居。先生復行設帳授徒，玉成仍從先生受業。於時風景既殊，山河變色，臺地親友天涯邈隔，先生與玉成旅次相依，桑海餘生，惆悵相憐惜，而猶以避地之後，得於乾淨土畢此生於昇平世界私相慰藉焉。（據「鄭家珍先生墓誌銘」。）先生在泉有年，從學者衆，造就良多。（據臺陽詩話上卷。）

漳、泉二郡陋習：鄉里有強弱之分，南安縣陳、鄭二姓爲鄰，頻年械鬥不止。先生在臺與友人陳澤粟善，歸仍與遊，交相勸化，兩社竟成膠漆，不復動干戈矣。（據「前清明經進士澤粟陳公墓誌銘」。）

乙未之役，先生友人蔡啓運與丘逢甲爲中表兄弟，亦起而倡義，參贊戎機，多所建議。及事敗，逢甲走大陸，啓運見事無可爲，乃遣散同志，埋名林下，佯狂於詩酒之間。其餘新竹友人頗有內渡者：王松挈眷避難渡泉，洋面遇盜，行篋一空。明年，臺灣局勢略定，乃返新竹，度其清淡歲月。陳朝龍亦避亂入閩，窮居數載，後安溪縣知縣劉威招之入幕，旋以事去。（據臺陽詩話上卷。）陳濬芝亦憤日軍無狀，舉家內渡，不受奴役。曾掌教安溪縣考亭、崇文兩書院，從事育英。（據臺北市安溪同鄉會印行安溪縣志附編（中）「陳濬芝」。）另一友人藍華峰雖未內渡，而日據後棄儒習醫，卒精通脈理，懸壺於新埔。（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藍華峰」。）

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先生二十九歲。是年，先生友人張麟書設塾於家。嗣受聘鄭肇基、黃鼎

三爲西席。（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是年，先生友人王松返臺，改題所居曰「如此江山樓」。

（松著滄海遺民牘稿收有「寄鄭伯璜、李舜臣兩孝廉」五律一首云：「欲說當時事，諸公豈願聞！西園梅弄月（潛園賞梅；園在城西），北郭酒論文（謂北郭園詩社）；峰勢雞冠聳（指峰），溪形燕尾分（隙溪）。故鄉今剩我，何以慰離群！」又有「寄懷陳子潛廣文（朝龍）」七律一首云：「更從何處寄詩筒？浪蕊浮花到眼空。入夢幾回尋舊雨，相思一夜起秋風。看雲攜屐靈泉寺，醉月飛觴帶草堂（甲午冬，大會北郭園）。回首不堪長太息，願君高唱『大江東』！」二詩倘非上年松內渡前所作，則係本年返臺後之作品。）

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先生三十歲。

是年，新竹縣知事櫻井勉聘先生友人鄭鵬雲、曾逢辰纂修志乘。先是，光緒十八年，新竹縣曾奉臺灣纂修通志總局之命，編輯新竹縣採訪冊；光緒十九年，署新竹縣知縣葉意深復聘先生友人陳朝龍及鄭鵬雲纂輯新竹縣志。二十年，採訪冊與縣志分別告成。惜以日軍犯臺，戎馬烽煙，原稿散佚。至是，鵬雲、逢辰應聘，乃搜羅縣志殘稿，並參考舊志等資料纂修之。（據「新竹縣志初稿校後記」。）

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八月十六日（陽曆十月一日），新竹國語（日語）傳習所改爲新竹公學校，學科分日語、漢文二科，先生友人張麟書、曾逢辰同受聘爲該校漢文科教師，麟書負責三年級以上，逢辰則擔任一年級。（據新竹叢誌，第六輯「日據記」。）

是年，先生友人陳濬芝入京補行殿試，賜同進士出身。

時朝政已非，濬芝遂無意仕進，歸經山。（據安溪縣誌附編

（中）「陳濬芝」。）

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先生三十二歲。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日人在臺北舉行「揚文會」，邀集「曾捷南宮、登賢書、貢明經及食餼膠庠者」百數十人參加。會後臺灣總督府並刊有臺灣揚文會策議一書。（據臺灣揚文會策議。）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友人鄭以庠撰拾翠園稿梓行。其族兄樹南爲作序。（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是年，先生友人鄭鵬雲載筆遊燕京，謁肅親王，上書條陳興革，閱數月無下文，知朝廷積習難返，無可救藥。忿走羊城，陳望曾爲謀典史缺，不受。未幾，歸臺。（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清德宗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先生三十五歲。

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先生友人陳朝龍卒於福州。（據新竹史話及賴子清撰「古今臺灣詩文社」。）先是，乙未之變，朝龍內渡，避居福州。窮居數載，一度入安溪縣知縣劉威幕中，無何因事辭去。（據新竹史話。）至是，鬱鬱以卒。子福星乃侍母歸臺，業西藥。（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是年，先生友人林鵬霄卒。（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是年，先生友人鄭鵬雲所輯師友風義錄梓行。是書選詩之什也。鵬雲自序略云：「烏虜！士生今日，亦何所取而言詩也耶？然士今日，亦何所取而必不言詩也耶？……鵬雲驚江市隱，雖不能詩，然一諷佳篇，輒心定其人。隨手錄皮，

葆於拱璧。追念生平師友風義，寤寐歷歷；深恐一旦溘先朝露，良負同知。今幸同志者有陳槐庭、蔡惠如、家擘甫諸君子助予將伯，得以梓成斯集。非敢謂建安定霸，永明讓功，第此數十年之苦衷，或藉是而一慰耳！……」進士施士洁亦有序，譽爲「白香山廣大教化主」。其書分內編、外編，附編中收有陳世昌先生之七絕「若耶溪懷古」云：「春紗細浣憶當年，人自傾城景自妍。一入吳宮長不返，滿溪空鎖葦蘿煙。」及先生之七絕「狄梁公燬項羽廟」云：「檄語森嚴付杳冥，拔山雄魄失英靈。阿房三百成焦土，今日還君一炬青。」（據鄭鵬雲輯師友風義錄。按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曾於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影印此書，封面題爲「丙辰端午詩集」。）

清德宗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鹿津詩人許夢青卒，年僅三十五歲。夢青，又名正淵，字炳如，一字荆石，號劍漁。彰化縣學生員，著有鳴劍齋遺草。（據許夢青著鳴劍齋遺草。）

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友人王松刊行所撰臺陽詩話，「此書一出，風靡全島」。（據廖漢臣編「臺灣文學年表」。）其書上卷有兩則關於先生之記事云：「鄭伯璵孝廉（家珍），吾竹鉅子也。自少好讀近世譯本，精於術數之學。乙未，避地入閩，從學者衆，皆游泮而歸；譜第箴盤亦出其門。在泉有年，造就良多。當道推其算術爲八閩第一。有英儒某氏聞其名，欲往試之，互相運算，竟被所屈。由是名益噪，遐邇莫不知其人者。其詩余不多見，僅記其感臺事末二聯云：『虎旗強迫元戎拜，雞嶼終看故壘空。不及月樓身一死（謂張月樓戰

死雞籠），猶噴熱血灑秋風。』」及：「臺屬稱師，嘗曰『某先』，講禮法者恒深鄙之，謂近世輕薄子之所爲；不知古人已有用之者。如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註云：『先猶言先生。』俗例稱呼，或本於此。余記鄭伯璵孝廉寓泉州，其徒張某訪於客邸，問主人曰：『伯璵先有在否？』孝廉聞之，惡其無禮；越日答以詩，有『運蹇文章難入彀，途窮弟子亦呼名。』之句。噫！孝廉通貫古今，竟亦忘此典實。又孔子之門人，如子思所謂『仲尼祖述堯舜』、子貢所謂『仲尼日月也』之類，亦可爲呼名進一解。」（錄自臺陽詩話上卷。）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先生三十九歲。

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先生四十歲。

八月十五日，先生與友人月下把酒談時局，感懷成七絕八首。（雪蕉山館詩集首題「丁未中秋夜月下共酌感懷八首」即是。）

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二十日，先生觀目蓮救母劇，以天性孝友，大受感動，爲賦七絕四首云：「寶炬輝煌照綺筵，笙歌嘈雜衆喧闐。感人易入惟忠孝，婦孺紛紛說目蓮。」「不辭祝髮入空門，爲報劬勞鞠育恩。今日現身來說法，也應感泣九幽魂。」「漫嗤作戲是逢場，觀劇猶令衆感傷。我有自家生菩薩，莫辭頂禮熱心香。」「血痕縷縷手中絲，哀感纏綿淚共垂。眞佛原來眞孝子，心經何似夢莪詩！」

十月三十日，先生過樸兜鄉門人呂蟠齋小憩；獲讀呂宗健（字粹侯，號湘南）詠明鄭史詩「哀王孫」一篇，爲之歎歎者久之。隨匆匆就道，俄抵水頭，在肩輿中口占「讀呂湘

南哀王孫」三絕：「偶過蟠齋促膝談，無雙才氣羨湘南（原註：呂宗健字粹侯）；王孫一曲聲和淚，舊事淒涼說不堪。」「訪古更番到井江，傳聞強半屬言訛；得君大筆描忠憤，五馬奔潮怒未降。」「五里橋東捲暮濤，肩輿冒雨朔風高；偉人事業才人筆，朗誦遺編興倍豪。」（黃旺成纂修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十一藝文志附有呂宗健「哀王孫」原歌，茲爲轉錄如下：「井江市上車紛紛，井江江上日欲曛；此間將相王侯地，行人聽我哀王孫。朱家王氣日蕭條，米脂阿闔太愁驕；烏騮毳笠射承天，大山煤山火已燒。世祖南下黃金臺，手挽天河淨垢埃；司馬家兒江左走，晉安特爲隆武開。臥榻豈容人鼾睡，況乃已登大寶位；史公往矣四鎮亡，幾行拭卻英雄淚；天心眷明未猶已，正統六十交鄭氏；爾時遍地盡童謠，唱出草雞而長耳；請纓終童廿一齡，雄心欲作中流砥；卻將儒服換戎裝，長慟一聲辭孔子；天子召見拜明光，咫尺天顏大歡喜；惜朕無女可配卿，克用沙陀賜姓李。臣聞此語心骨酸，立身往鎮仙霞關；生憎太師糧不發，致使六軍心膽寒。我武維揚赫斯怒，江南難唱公無渡；鋌而走險擇何能，且將金廈據兩島；涕泣募師閩廣間，旗上罪臣大招討；將軍三尺六爺起；桓桓直與施琅伍；更傳一將覽甘輝，曾向敵國誅老虎；手提人頭即虎頭，秤來其斤卅有五。此時兵勢大縱橫，舳艫啣尾窮崇明；瓜步風搖旌旆影，金焦水振鼓鼙聲；先據南京次北京，藩王指日望中興。天生對頭梁化鳳，掘城驅兵何倥偬；本來藩主號知兵，此日直作華胥夢；苦言不聽甘將軍，柱折將傾大廈棟；北來諸軍飛渡江，聚而殲旃齊一勦。棄甲于思轍已覆，制府猶能斬總督；已亡八府縣六三，大軍何處扶日轂；昭烈勢窮借荊州，荷蘭何必非邦族？荷蘭

立國海之東，玉山一片與天通；將軍驀從天上下，鬚鬢赭面走如風；鹿皮盡屬漢家裝，磚子城頭日正紅。永華先生細料理，爲闢草萊誅荆杞；北至三貂南郎嶠，其間沃野幾千里；嶄然一鎮好金湯，長與思明相角犄；虬髯暫作扶餘王，烈士壯心殊不已。忽然五丈落大星，作作光芒馬櫪驚；鯤身港外怒潮來，共說金冠人騎鯨；歸東即逝前定數，軍國長交世子經。世子承家僅守府，賴有國軒神與武；誓將義憤雪先王，搖臂鼓動三藩主；精忠既降尙孔誅，難拾明家一塊土。可憐人事日推遷，從此天心難問焉；僅知主少好欺負，不悟艱難貴立賢；說到克壘橫死處，杜鵑啼破夕陽煙。天朝窺衅詔討逆，靖海鬚髯已如戟；藍家招得好先鋒，不待姚公爲籌策；娘媽宮前殺氣橫，刁斗無聲江水碧。斯時之勢立不兩，義士談兵指其掌。傷心欲留髮幾莖，五百從田本崛疆；采石磯頭虞允文，二千亦可邀懋賞；師昭不死牛頭山，耿恭拜出甘泉湧；又兼西北一聲雷，六月颶風靜不響；舟師直逼六衙門，平時潮頭六尺長。君臣相顧淚漣漣，生死由人知不知；唧壁唯思安樂公，洛陽青蓋所無期；車聲麟麟渡唐去，載將亡恨過江湄；故國山河回首望，水天一色空迷離；冀北天寒八月雪，淒涼長倚漢軍旗；朝回丹鳳門外立，猶望扶桑日出時；從此朱家王氣盡，了結輸贏一局棋。嗚呼！東瀛水，萬馬奔，五妃墓，日黃昏；行人莫說當年事，只恐痴兒也斷魂。庾信哀江南，儂今哀王孫；王孫儂有歌，子聽聞！諸葛扶炎漢，蜀中之井不長燠；安石出東山，典午不能長爲君；興亡事，何足論！且蠟阮孚屐幾緡，且開北海堂上樽。嗚呼！一眼觀破古今天，許多龍爭虎鬥，於我如浮雲。」）

是年，保送專科，先生奉錄取爲福建全省算術第一名，

會考二等，籤分鹽大使，任豐州學堂正教習，兼勸學所長。
(據「鄭家珍先生墓誌銘」。惟是所列諸事，似非盡本年事，如臺陽詩話上卷即已言「當道推其算術爲八閩第一」，則爲光緒三十一年以前之事。)

是年，先生友人蔡啓運命其子汝修所輯臺灣擊鉢吟集問世，計得七絕四百餘首。(據「臺灣古今詩文社(一)」及「臺灣文學年表」；臺灣先賢著作提要則著爲啓運輯，並謂：「刊於民國十一年，所收詩凡一百六十家，多係竹梅吟社課稿及唱酬之作。佳作甚夥，今無存書。」待考。)

清宣統皇帝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臺北瀛社成立。

清宣統皇帝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先生夫人蘇氏卒。(先生有「清明日上墳」七絕四首，第一首云：「香塵埋玉已三年，佳節重逢倍惘然；酌汝一杯和淚酒，夜臺千日佐長眠。」係民國二年所作。)

清宣統皇帝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〇)，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先生友人蔡啓運卒，年五十。(啓運著有養餘軒詩鈔，未刊。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是年，先生友人鄭樹南、神寶父如蘭卒，享年七十七。先生有「輓家香谷先生七律」一首，起聯云：「猶憶童年即識荆，轉於如水見交情；」如蘭逝後，樹南懼其數十年來所存家譜未及踵修，恐再傳而派衍益繁，秉筆者艱於考核，囑鄭鵬雲任編輯之事。鵬雲乃力任其難，三閱月而蒞事，是即癸丑(民國二年)所刊浯江鄭氏家乘。(據浯江鄭氏家乘。)

是年，先生友人進士陳濬芝卒，年四十七。(據安溪縣

誌附編(中)「陳濬芝」。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〇)，先生四十五歲。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〇)，先生四十六歲。

一月十五日(農曆壬子十二月初九日)，先生過鄒魯亭舊設帳處，感賦七絕一首。(詩云：「十載星霜一刹那，重來此地感情多；宮牆如故荆花老，夫子泉清尚不波。」)

時，先生仍在豐州學堂正教習任上，且宿於校舍。(雪蕉山館詩集有「十二月十一夜在豐州校舍枕上口占」詩。又有「夜寒微雨余在燈下觀書內子亦於燈前相對刺繡口占一律(十二月十四夜)」亦當時所作，可見其伉儷情深之一斑，詩云：「蠟炬流輝照晚粧，墨香醞釀雜衣香；瑟琴在御音都雅，刺繡添紋漏正長。無限衷情憑意會，暗通眉語卻神藏；劇憐骨格梅花瘦，紙帳清虛不耐霜。」)

是月，先生曾病，有「臘月病中作」二首，其一云：「展眉時少蹙眉多，鎮日懨懨奈若何；無術送窮年又盡，病魔漸欲壓詩魔。」可見當時處境與心境。

二月二日(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有「除夕前三日偶成」二首。(詩云：「橘綠橙黃又一年，蒸糕炊黍萬家煙；迎春競結添花綵，貼戶爭裁染絳牋。閨閣多情談卜鏡，兒童繞膝樂分錢；嗤余故我依然在，且倚南牕夢葛天。」)年來萬事等浮漚，芥蒂胸中不少留；那有閑情趨勢利，忍將佳日負春秋。諸天色相空中語，大地風光眼底收；隨分隨緣隨意過，茫茫身世復何求。」)三日，作「度歲吟(臘月念八日作)」云：「粉榆里社魚鱗屋，鴉柏半紅楓葉禿；蒸梨炊黍幾家忙，綠蠹新醅糕乍熟。千門萬戶貼宜春，烈烈轟轟喧爆竹；舊從何往新何來，送舊迎新競馳逐。嗟余故我尚依然，

虛度光陰四十六；半世功名一夢中，神州桑海幾沉陸。春風久別長安花，秋雨頻依彭澤菊；階前太白未揚眉，庭裏郝隆空曬腹。安仁無事且居閒，阮籍窮途何用哭；居恒憂道不憂貧，詎羨高官與厚祿？課讀課耕味有餘，渴飲黃花飢苜蓿；衡門泌水自棲遲，獨寐寤歌賦槃谷。吁嗟乎！人生行樂能幾時，利鎖名縲多僕僕；青絲兩鬢半成霜，明鏡高堂羞寓目；且向自由空氣中，得閒吟咏時往復。」四日，作「祭詩」（十月二十九夜作）。（詩云：「香篆氤氳蠟炬紅，雙柑盞酒薦詩筒；人當老去才先盡，文到窮時句莫工。獻賦有心悲杜子，請纓無志愧終童；十年嘔出心頭血，多付吟風寫月中。」）五日，有「除夕即事」之作，爲七絕二首。七日（農曆癸丑正月初二日），作「元月初二日偶成」七絕四首。（詩云：「霧裏看花老眼忙，忍教虛負好時光；人生隨處堪行樂，休待桑榆傍夕陽。」）「白日真如過隙駒，紛紛爭競一何愚；逍遙杖履春常在，不受名縲利鎖拘。」「卅五春光夢裏過，茫茫人世幾風渡，我才畢竟歸無用，老去難揮返日戈。」「前宵送舊昨迎新，百八蒲牢又早晨；卯酒一杯香一炷，椒花續宴玉堂春。」二十日，元夕微雨，作七絕二首。二十四日，往前街嶺頭，途上口占七絕一首。二十六日，欲往九都山前鄉，遇雨不果，成五律四首。（其四云：「滑泥行不得，又聽鷓鴣鳴；孤燭樽前思，寒溪枕上聲。故園雙蝶夢，舊雨七鯢情；莫種相思子，春芽怕再生。」）二十七日，往山前鄉，途上口占五律一首。

時，先生內渡首尾已十九年，念臺彌切。有「憶夢」（有序在本年日記二月十八號內）云：「廿年不聽七鯢潮，水思雲情寄意遙；草草功名渾似夢，休論金屋舊藏嬌。」又有

「寄臺地故人」三首云：「香海前緣在，東瞻幾斷腸；春寒防作雨，夜夢不離鄉。衣帶年來緩，更籌老去長；青衫愧淪落，贏得鬢邊霜。」「故山何日返，一望海天蒼；廿載新城雨，千絲客鬢霜。鄉心無久暫，世味幾炎涼；相見惟魂夢，重緘淚數行。」「下筆幾思量，春寒指欲僵；離情煙水闊，舊夢海天長。樂國非南土，佳人想北方；江東一樽酒，何日話衷腸。」又餞別五妹夫張順仁歸臺，作七律二首，有「羨君游倦回粉里，累我情深賦水湄」之句。

四月二日（農曆二月廿六日），爲五日清明上墳，先生將於明日歸家，有「歸家前一夕口占」（二月廿六日）之作。（五律二首：「明日船山道，今宵柳郭燈；寒更三五點，鄉思百千層。夢覺衾如水，眠餘枕尙冰，欲歸情更急，奮翼愧無能。」）「孤燭南州夜，伊人入夢迷；雙飛疑化蝶，一唱警鄰雞。惝怳言猶在，朦朧手尙攜；來宵欣聚首，心事好同提。」三日，抵家，作「到家即事」（二月廿七日）云：「報道肩輿至，呼兒代啓門；微聞雙屨響，纔把半簾掀。恃愛偏遲出，含情未敢言；相看惟一笑，眉語自溫存。」五日，清明節，上墳，作「清明日上墳」七絕四首。（第三首云：「休論紅粉半骷髏，千載賢愚共一丘；癡絕時師談地記，誤人到處索牛眠。」）第四首云：「生前如寄死如歸，魂夢依稀是與非；幣制無由通鬼市，北邙空見紙錢飛。」）十二日（農曆三月初六日）夜，先生與王君談及盛文祖事，成七律一首。（盛文祖者，私通弟婦而行刺胞弟，更謀酖殺全家，將財產據爲己有，與淫婦坐享其利。三月二十七日，黃督辦將文祖押至南安校場槍斃。淫婦與知其謀，先遁歸永春母家，事發矢口否認謀殺親夫，仍在查辦中。）二十日（農曆三

月十四日)，與傳君同遊不老亭，乘興聯吟，先生作「紀遊十首」，內七律一首，七絕九首。

七月三十一日（農曆六月二十八日），先生將東渡遊臺，於廈門阻風，作七律一首：「黑風吹海浪掀天，又結思明信宿緣；南國梓桑縈客夢，東邨遊釣憶童年。關心舊雨期多誤，攜手靈槎約屢愆；莫問潯陽近消息，重勞司馬感哀絃。」

八月二日（農曆七月初一日），先生乘舟至滬尾，見臺山，感賦七絕二首：「一別臺山近廿年，本來面目尚依然，者番相見多情甚，不斷流青到眼前。」「城郭人民半已非，夾江樹色尚霏微；有緣化作令威鶴，猶逐孤帆海上歸。」入臺北後，曾遊府前街，訪所懷，不遇，作七律一首。三日，遊新竹，作「孟秋二日重遊新竹書感」七律二首。（詩云：

「客裏驚心又早秋，金山礪水足勾留；雪痕渺渺前鴻爪，雪氣依依古虎頭。廿載園林空夢蝶，半生落拓等閒鷗；東邨桑梓重瞻拜，迴憶童年舊釣遊。」「采蕭漫自賦三秋，逝水年華去不留；十載南豐沉劍氣，五更東里夢刀頭。有緣重作歸來鶴，浪跡今成已倦鷗；贏得星星絲兩鬢，樽前羞對舊交遊。」）八日（七夕），作七絕二首。十日，登十八峰展拜先塋，作七絕四首。（詩云：「曉日瞳瞳十八峰，煙荒草蔓望無蹤；自披榛莽尋殘碣，猶認當年馬鬣封。」「未拜先塋淚已流，女蘿風冷墓門秋；故鄉桑梓猶恭敬，況見瀧岡草一丘。」）廿年浩劫換紅羊，春黍秋蔬祭久荒；芳草一畝留祖澤，溥溥零露濕衣裳。」「瞥眼蓬蒿沒野田，山南山北草如煙；秋風重別鄉關去，待酌椒觴又幾年。」）十六日，四十六歲生日，作「癸丑生日書懷」云：「卅六秋風一剎那，青衫

司馬愧蹉跎；桑弧已負童年志，金縷愁聞子夜歌。送酒有人知靖節，散花無意遇維摩；白雲南國頻翹首，望裏思親感喟多。」二十三日，再到金山寺相地，成七律一首。三十一日，遊新社莊，觀孟蘭會，晚宿陳表兄家，作七律一首。是月，又作「癸丑渡臺與諸同人譙集書此志感」七律二首、「秋夜登樓即事」五律一首、「弔鄭貞女慧修（小名玉釵，鄭擊甫之女。有小序附後）」七絕二首、「癸丑孟秋遊雙溪大崎晚宿鄉人阿榮家枕上口占」七絕二首。

九月二日（農曆八月初二日），諸友人款宴先生於鄭秋涵（字虛一，號錦帆。州同銜，太學生）齋，並邀歌妓侑酒；作七律一首。尋舊墳不見，作七律一首。三日下午，往楊梅壠，道上口占七絕二首。六日，薄遊南莊，作五律一首。十六日（農曆八月既望），與諸同人在新竹港載酒泛月，夜半言歸，車上口占七古一首。（詩云：「人生有如波上舟，隨波來往秋江上；我身散作百東波，何處秋江無我相？團圓良夜過三五，江水澄鮮月初吐；年年泛月知幾人？此江歲月長終古。桐陰廿載夢香山，一劍秋風海上還；仙侶同舟遊鄂渚，多君置我畫圖間。晚涼相對一樽酒，明月在空杯在手；江天一望碧迢迢，到此塵心更何有？白蘋風起海門秋，樂譜新翻水調頭；柳老填詞工作態，周郎顧曲屢回眸。歌管聲停宵欲半，復聽鳴箏寫哀怨；秋聲瑟瑟入冰絃，棖觸離人心歷亂。憶從判袂各江海，舊雨淒涼幾人在？風流子野雪盈頭，十八尖山顏亦改。俯仰江山不盡情，紅毛港畔夜潮生；繫船罷酒上輿去，輾轉雙輪輾月行。」）是月，友人王松持鄭如蘭偏遠堂詩集相示，先生因作「讀偏遠堂詩集題詞（有序附後）」七絕二首，以誌欽佩之忱。

先生寓新竹期間，復與附貢生李文樵剪燈話雨，暢談累日。（據「李君文樵廣文哀詞」。）

十月八日（農曆九月初九日），先生與鄭以庠、鄭安傑（一名以徵，字遜豪，號俊齋。軍功五品銜。以庠從第。）鄭世臣、鄭邦紀（一名維經，字仲常。安傑侄。）及李鴈秋等五人，同女校書寶仙挈榼提壺往金山頂作重九。車出東門，柳風拂面，雜以微雨，一行遊興益豪。頃之至金山寺，隨喜後借吳氏草廬憩午。黃昏時分回寓。歸途口占七律一首。是夕，竹城諸友宴先生於俱樂部，復作七律二首。時，先生已擇期內渡，故有「計程掛席驚門歸」、「聚首幾時旋判袂」、「惜別多情忘永夜」諸句。展重陽之夕，竹城詩社亦宴先生於鄭秋涵之守默窩，復成七律二首，其二云：「東歸一劍厲秋風，雪上泥痕偶印鴻；自笑狂奴仍故態，敢爭險韻門群公。北園話舊樽浮白，南國相思豆寄紅；漫向鯤濤揮別淚，廿年心血又翻空。」臨行，先生與友人於滬尾話別，作七絕二首。

按：本年渡臺省墳乃先生乙未內渡後之首次，其雪蕉山館詩集於「癸丑六月念八日廈門阻風」之前特括以「東遊隨錄」之名。而先生於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冬至前五日）為友人王松所撰「如此江山樓詩存序」有云：「辛酉夏五，余省墳東渡，主家擎甫述穀堂，得與友竹（松）促膝談心者四閱月。越明年香谷先生出殯，余往執紼……」（此序收入雪蕉山館詩集，但文末已略去「庚申冬仲至前五日愚弟鄭家珍拜序」字樣，而滄海遺民牘稿亦冠此序，但已改題「鄭序」，而文末保留上列字樣。）序撰於庚申（民國十年），則文中「辛酉（民國十年）」有誤，一望而知，蓋係「癸丑（

民國二年）」之誤，其下「夏五」亦有誤也。先生本年在新竹，乃主鄭樹南述穀堂，其雪蕉山館詩集中「述穀堂樓上睡起偶成」、「東遊寓述穀堂樓上」二題或並為本年所作。

十二月九日（農曆十一月十二日），霧峰林獻堂、階堂兄弟母許氏鸞娘卒，享年五十八。先生有「代新竹詩社輓林獻堂母許夫人聯文（即林文欽夫人）」云：「相夫惟一德，痛桂林秋冷，連理枝摧，十年來望斷羊城，化石山頭愁罩霧；（原註：林文欽客死廣東。阿罩霧係林氏所居里名。）鞠子獲二難，念茲教功深，分丸志苦，百歲後魂歸鯤海，佩環月下泣淒風。（原註：林廚堂、階堂皆其母撫育成成人。）」（錄自雪蕉山館詩集。按此聯文係代撰，無論內容之信度如何，皆可供研究獻堂先生生母事迹之參考也。）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先生四十七歲。

一月三十日（農曆正月初五日），先生作「甲寅元月初五夜即事」七絕二首，時將再渡臺，故有「倚枕無言別思深」、「為訂歸期好時節」之句。

二月四日（農曆正月初十日）晨，先生復乘舟抵滬尾港中，作七絕一首。九日（元夕），至城隍廟觀燈，有七絕一首。十九日，在大崎鄉，有七絕二首云：「雙溪草色綠如煙，瞥眼東風又一年；自笑客中重作客，奇峰信宿亦奇緣。」「坐向苔磯濯冷泉，塵襟滌淨意陶然；山居有樂今方信，買得清風不用錢。」

是月，鄭如蘭出殯，先生往執紼，暮雨疎燈，得與友人王松續談未罄之積愫。先生早衰，時年未五十，而已「霜其鬢，花其眼，隕瘁其齒牙」；視松亦「蒼然暮氣，非復曩時之水木清華」。兩人顧影自憐，百感交集。（據「如此江山

樓詩存序」。先生並代如蘭姻姪蔡占花撰「祭香谷先生文」，又「擬公弔香谷先生祭文」，又有「輓家香谷先生七律」一首、「代黃材擬輓香谷先生四首」（七絕）、「題家香谷先生小照楹聯」、「輓香谷先生聯」（以上均收入雪蕉山館詩集。）又登奇峰弔如蘭墓，成七古一首。

春，先生友人張麟書出所著文稿相示。乙未之後，麟書杜門著書，本其生平所聞見梓里事，輯為列傳、表、志，及各體論說若干卷，思補淡水廳志之缺，而維持風化也。後先生讀竟，撰序許為：「其筆意胎息龍門，間有蒼老奇崛之氣，流露行表。頽波靡靡，古調獨彈，亦海外之廣陵散也。藏之名山歟？抑傳之其人歟？作者原無成見，後之君子有風化之責者，得是編以補苴罅漏、闡發幽潛，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錄自雪蕉山館詩集。）

先生並於新竹公學校訪麟書時獲識故友廩生黃平三弟戒三，麟書告以戒三才名不亞乃兄，而雄辯交談則過之。先生深器其為人，爰「從舊雨聯為新盟」，邀之同往合影，為歲寒三友圖，並作「與張麟書黃戒三同寫真懷舊事書此志感有序附後」（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新竹文獻會通訊第零壹伍號所錄作「甲寅東渡與麟書戒三二君同作歲寒三友圖懷舊事書此志感」）。七古一首。（詩云：「嗚呼塵世事，有如花開落；浮生能幾何？古人不可作。怒潮爭說去騎鯨，華表誰聞歸化鶴；我來訪舊城南隅，莽莽車塵日色薄。傾蓋重逢管幼安，高談旋接王景略；笠笠於昔來（上字當作「未」）。」）寒盟，意氣如今更聯絡。新雨聲蒞（上字當作「從」）。舊雨通，荆枝花向蘭枝著；憶從問字共師承，引領群材每服膺。章甫立身何坦蕩，（一本下註：陳君如椽。）曲江風度

自端凝；（一本下註：張君麟書。）驚才絕艷黃山谷，（一本下註：黃君雲階。）賦性多情杜少陵。（一本下註：杜君有輝。）三載聯床同話雨，盎然書味五更燈；無端鯤海罡風冷，立雪寒梅散清影。伯勞東去燕西飛，白首冬郎謝鄉井；嗟余媚世無長術，荏苒韶光四十七。屬國銷魂出使年，（原註：余避地渡泉已十有九年。一本作：余乙未渡泉，屈指已十有九年矣。）延陵心愴歸吳日；（原註：余渡泉時，長子相隨，今長子已殤矣。一本作：余渡泉時，長兒榮烈相隨，今烈兒已殤，余獨自返，曷勝浩歎！）人琴何處哭鍾期，婦孺有誰識君實？落日青迷（一本作：「東皋」）宿草墳，（一本下註：傷死別。）春波綠蘸（一本作「南浦」）生花筆，（一本下註：悵生離。）撫今思昔不勝情，情緒如絲抽乙乙。楊柳臺城十里煙，可憐張緒尚當年；（一本下註：與余結義者四人，今惟麟書尚存。）百尺樓空黃鶴去，（一本下註：黃、陳二君先已作古。）綠陰夢覺杜樊川。（一本下註：杜名字修，亦赴修文。）因緣鴻雪原非偶，孟蔑猶存裴仲友；古鏡照神疇往參，鼎足而三圖不朽。我聞東哲補笙詩，華黍三章音未沒；又聞考工續周禮，冬官一部義無缺。何況黃家有季騶，才同叔夏（一本下註：平三。）名齊忽；（一本下註：鼎三。）等閒添寫歲寒圖，爛熳天真同不汨。吁嗟哉！人事有代謝，衆芳易消（一本作「衰」）歇；相思一寸灰，莫競春花發。諸天色相盡（一本作「本」）空虛，石火駒光兮恍惚；與君同作鏡中人，隔千里兮共明月。」

先生曾為上年及本年之渡臺撰就一百六十二句之七古「東渡長歌行」，全詩如下：「余意欲東也久矣，決意東行從此始。破曉肩輿揭厲行，疎煙一曲藍溪水。溥溥零露灑征衣

，陰陰喬木映行李。娘子山莊溽暑消，梅花磴道暗香凝。白雲古寺月雙峰，落日安平橋五里。南金東石接思明，五馬奔江帶怒聲。天外黑風吹海立，鷺門七日滯行旌。封姨舞罷威猶壯，澎島雲開舟破浪。海水文心共不平，興酣落筆尤豪放。汽笛鳴鳴警客心，大屯一髮認遙岑。江天不改當年色，雞犬旋聞故國音。關吏臨江數行客，細檢衣裝詢戶籍。法嚴令肅衆無譁，曉日瞳瞳滄海碧。官廨聯班換證書，車場按刻馳星驛。雷聲隱隱起江頭，過眼煙雲幾阡陌。一路看山抵稻江，市聲到耳語音彪。館人情重興迎道，舊雨談深燭照窗。翌日駕言下新竹，廿載風光重寓目。故園回首不勝情，眼界翻新亦幸福。郭門落日晚來秋，偏遠堂深憶舊遊。綠蠅一樽同入座，元龍百尺更登樓。東歸瀛嶠塵方洗，西望星河火已流。腸斷一泓衣帶水，鵲橋無路渡牽牛。紛紛戚友咸來集，話到離情群掩泣。訪舊驚聞化鶴猿，尋盟幾見前車笠。已拚赤嵌歸無期，差幸黃龍飲猶及。四十六年淪落人，江州司馬衫重濕。隙溪墨水風山霞，東里南莊路匪賒。迴憶童年遊釣地，粉榆里社半人家。野行采菡姻求舊，室入聞蘭言有臭。總角論交半白頭，樽前淚眼雙紅豆。葭葦薦施各關情，蕭葛三秋百感生。有約登山攜阮屐，振衣千仞當班荆。聳翠層巒峰十八，一望蓬蓬歌彼茁。自披宿草拜先塋，沒髀榛荆愁未拔。爲谷爲陵幾變遷，佳城無復似當年。不辭宅兆更番卜，出粟湖中別有天。青鳥隊裏慚竿濫，指掌砂明與水暗。北郭主人偏嗜痴，乃父樂坵勞校堪。迢迢三隘與雙溪，何地何拘時久暫。福壤天留庇福人，崎峰墓標已生春。滕公果獲牛眠識，居室還須待吉辰。乘興南遊遇上蔡，程生途遇旋傾蓋。素車躬逐薤歌行，蒿里淒風吹白旆。莽莽東西兩大墩，青燐入

夜泣羈魂。草深碣斷無尋處，半線秋高日欲昏。雨聲橄欖重陽近，落木蕭蕭愁隱隱。秋心一片逐雲飛，苦憶桐陰懷故郡。簾捲西風菊正黃，離筵數次勸飛觴。臨行更訂看花約，淚灑鯤溟別恨長。千里臺洋同尺咫，天臨海鏡流如砥。相隨琴鶴賦歸來，魂夢猶縈峰五指。過隙駒光白日催，南枝先放隴頭梅。連番風信花前度，有脚陽春柳上回。雙魚尺素貽重疊，瀧草關心封馬鬣。柳絮難維鄂渚舟，桃根重送秦淮楫。馬當風力席孤懸，太乙星精蓮一葉。圓嶠青鸞爲探看，高樓黃鶴遙相接。兩度臺山入眼蒼，者番如笑昔如粧。林容何解分生熟，畫意居然有見藏。六街燈火黃昏候，草草勞人偏急就。下車未久又登車，楊柳風疎衣袂透。冰輪碾月到城南，玉宇無塵漏轉三。車客隔花迎劍佩，琴童傍輦遞筠籃。倒屣迎賓下徐榻，白駒維繫離還合。登樓王粲故依劉，更向何門朱履納。上元過後又花朝，霽霖連旬長藥苗。穀旦于差筮初吉，天開爲放嫩陽驕。弔客墓門哭相向，一坏香土詩魂奠。曼卿死後宰蓉城，淨理眞乘證無上。窀穸功成我事完，觀機擬逐飛行團。歸來錦里仍烏角，肯受檀河消素餐。鷺嶼計程心愴惻，狐邱重展淚汎瀾。可憐三島溶溶月，帶去南州竟夕看。走辭親舊和姻婭，臨別贈言數行下。此去鯨同采石騎，何年鶴再令威化。郊祁異姓更相親，三奎圖成共寫眞。橋梓德門情亦摯，悽然掩袂拜車塵。記余留別詩成誦，就中一語最傷神，送遠君心千尺水，相思儂夢再來人。（一千一百三十四字。）」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先生四十八歲。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先生友人張麟書卸新竹公學校漢文教職。麟書任

教該校凡二十載，課讀惟精，咸稱嚴師。解職後，設私塾於家，欲學習漢文者，爭就教焉。新竹文士林榮初、魏清德等，皆其及門高足。（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張麟書」。）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先生五十歲。

春，先生有「感懷二首（丁巳春日）」之作，詩云：「閒來咄咄屢書空，話到傷心眼欲紅；年少風流多自誤，家貧菽水懼難供。掃愁有帚奈瓶罄，避債無臺況路窮；卻累慈親腸百結，夜深老淚濕雙瞳。」「喚起窗前報好音，遊仙猶自夢沉沉；進言莫苦商君口，嘔血全無叔子心。已見虬髯輸一局，敢誇駿骨尙千金；居閒讀罷安仁賦，惆悵霜華兩鬢侵。」按：自辛亥革命而後，地方多故。「如此江山樓詩存序」所謂：「數年來南北爭鋒，影響於學界者不尠。」於時學堂似已停辦，故詩中云云。

九月二日（農曆七月十六日），先生五十初度，作七律一首：「忽忽韶光感逝川，故園回首轉茫然；已逢伯玉知非日，願假尼山學易年。蘭采陔南春似海，草生池北夢如煙；娛親未敢躬稱老，猶著萊衣傍舞筵。」

是年，先生友人陳偉亭卒，哭以七絕六首。先生與偉亭「傾蓋論文甫廿年」，六詩末首云：「身前身後茫茫思，悲我悲君脈脈情；我愧無聞何異死，君來入夢尙如生。」

是年，新竹公學校及女子公學校之臺籍教職員，組成「亂彈會」，按月課題，習作詩文。詩聘先生友人張麟書評閱，而文聘先生友人曾逢辰評閱。（據「臺灣文學年表」，評閱文者尙列有「前清舉人施家珍」，疑誤，待考。）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十日（農曆丁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作「歲暮感懷」五絕七首，頗道貧病交逼之苦。（詩云：「逢春歲又新，思遠人維故；盈盈一水間，夢魂飛不渡。」「貌瘦神難旺，思多病恐加；南州風雪夜，獨自望梅花。」「送窮悲寡術，避債苦無臺；轉羨樛間燕，雙雙自去來。」「貧病交相逼，蹉跎欲補難；槍林彈雨裏，未許臥袁安。」「欲寫桃符字，持毫意轉慵；癡兒不解事，屢報墨磨濃。」「歲已逢除夕，身猶病未除；欲寬慈母意，且讀古人書。」「畢竟思無益，如何念不平；攻心兵力薄，莫望破愁城。」此詩原未繫年分，姑次於此。）

是年，先生友人附貢生李文樵卒。（據先生撰「李君文樵廣文哀詞」。）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先生五十二歲。

春，先生復避地渡臺，寓居新竹凡八載，以就當地詩社之聘，每歲一歸省親，人咸稱其孝友。（據「鄭家珍先生墓誌銘」及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本傳。）

先生曾一度爲鄭肇基（樹南長子。）聘作西賓，旋辭退，教讀於寓所。學詩文者爭趨之。（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本傳。）

是年，先生三女慰生。（據「女弟子藥珠（余表姪女）間日來視疾輒問今日安否余曰安乃喜爲賦一絕」註：「余三女阿慰，今年九歲，」推算。）

是年，先生故友附貢生李文樵葬於香山坑之麓，親友先期臨弔，開追悼式，先生受推爲學界代表，敬致哀詞。是即所撰「李君文樵廣文哀詞」。（收入新竹叢誌，第十二輯「竹塹拾遺」。）

是年，先生友人鄭樹南年六十，矍鑠如少壯，吳曾祺、林紓、梁啟超、謝賢霖、陳寶琛、譚人鳳等倡議祝嘏，海內外騷人墨客，爭致詩文，都數千首，乃集壽言祝詩賀聯刊為一卷，得者寶之。（據臺灣先賢著作提要。）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先生五十三歲。

五月，先生夫人蘇氏之叔父蘇成家先生，忽顧謂先生曰：「老夫耄矣，生平行事尚能記憶，暇時當告子，可為作一行述，書屏風上，以遺我後人。」先生以蘇先生為尊輩，未敢率爾操觚，擬俟歲晚務閒時為之。（據「蘇肯堂先生墓誌銘」。）

九月二十八日（農曆八月十七日），友人周維金訪先生於鄭樹南之述穀堂，出其所撰大陸記游相示。維金於本年六月往朝南海、四明，時樹南夫婦亦與偕行，維金順途歷覽西湖、金山、焦山、金陵、常州、春申浦、虎邱諸勝，凡兩月而歸，因記其所歷程途、所瞻風景、所考察之人物政俗以成是稿。先生披覽之下，「覺洛伽、紫竹之風濤，三竺、六橋之煙雨，生平所心慕而莫能至者，歷歷如在目前，其文字之質直，又隱然有霞客風味。使牧齋生於今日，安知不以奇霞客者奇周君哉？」（按錢牧齋謙益讀徐霞客遊記而異之，謂霞客為千古奇人，遊記為千古奇書，囑徐仲昭刻霞客遊記。）

「後為撰『大陸記游序』，有云：『於戲！真文字耶，而顧出於質直耶！則吾友周維金之大陸記游可以千古矣。君少耽內典，稍長涉獵經史，慨然慕司馬子長之為人，欲借助於山水以發為奇文。』又云：『周君生平著述甚富，此特其一班耳，暇時當請其全豹觀之。』（據周維金著大陸記游。）

十二月十七日，先生為友人王松著如此江山樓詩存撰序

，盛稱松之才華與品節，有云：「風騷之士，每借詩酒以自豪；遺佚之民，亦假詩酒以自晦。其耽詩酒則同，其所以用詩酒則異；志之所在（滄海遺民賸稿作「存」），不可得而強也。吾友王君友竹，耽詩酒而善用詩酒者也。二十年前之友竹，則用詩酒以自豪；二十年後之友竹，復用詩酒以自晦。自豪，見友竹之才華；自晦，見友竹之品節。」又云：「數年來南北爭鋒，影響於學界者不尠；余得乘學校停辦之隙，挈眷東渡，暫寓寓公於島國。梧松風鶴，偶寄行蹤；間或託詩酒以自遣。暇時，友竹出所著如此江山樓詩存相示，謂：『交情之厚，無逾我兩人；請及余未死，為識數語於簡端，以作垂老之蠟淚。』余讀其詩，並閱邱（煒菱）、連（橫）二君所作序，類能道其要著；人云亦云，未免貽譏拾慧，余於此又將何言？繼念余與友竹為三十餘年摯交，嘿而息焉，既有所不安；率然言之，又有所不可。況友竹之學問文章與夫生平之隱德，其嘖嘖可言者更僕難數；固不特是集之膾炙人口也。即以是集而論，其興高采烈、華若春榮者，即前二十年自豪之友竹也；其思遠憂深、淒如秋日者，即後二十年自晦之友竹也。友竹之不污本真，是集不啻為之寫照矣！讀是集者，呼友竹為風騷之士也可，呼友竹為遺佚之民亦可。」

冬，蘇成家先生卒，享年六十八。（據「蘇肯堂先生墓誌銘」文首所云：「先生諱成家，字肯堂，余內子之叔父也。沒於庚申冬季……」；唯同文後又云：「先生以清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寅時生，辛酉一月二十四日巳時卒，享壽六十有八齡，」顯然自相牴牾，茲以先生生於咸豐三年而享年六十八，故於先生之卒取「庚申冬季」。）先生哭之，且益

思蘇先生德配故林氏不置矣。（據「蘇肯堂先生墓誌銘」。）

是年，臺南連橫刊行所撰臺灣通史上冊及中冊。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先生五十四歲。

三月七日（農曆正月二十八日），蘇成家先生舉行安厝之禮。先是，蘇先生卒後，其次子水錦（時水錦之兄砥卿已前卒，年三十三。砥卿與先生少同學。）爲卜兆於奎峰之麓，葬有日矣，先期泣請於先生曰：「先君之生平，惟子知之最悉，請誌其墓，並繫以銘。」因爲撰「蘇肯堂先生墓誌銘」，其銘曰：「珠樹三株中尤挺，孝思不匱錫類永。薺甘荼苦味親嘗，老而漸佳入蔗境。佳城鬱鬱天畀公，曰止曰時靈秀秉。生寄死歸土一坵，滄海桑田皆泡影。青山埋骨不埋名，古道照人常耿耿。」（據「蘇肯堂先生墓誌銘」。）

是年，先生友人鄭兆璜卒於新竹里第，享年六十七。兆璜著有硯香齋詩集，未梓。（據「竹谿鄭公墓志銘」。）

是年，連橫續刊臺灣通史下冊。

是年，瀛社、桃社、竹社聯合在臺北孔子廟，舉行第一回全島詩人大會。

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先生五十五歲。

三月，臺北天籟吟社爲慶祝成立周年，舉辦盛大詩會。按該社係林述三及門子弟所創，共推述三爲社長，每星期六在礪心齋書房（即述三設教處）舉行擊鉢吟會，由社員分期輪東，分贈獎品；並定每月二次課題，向社內外徵詩，對外連絡聲氣。其周年大會，先生應邀參加，並有七律一首紀盛。（詩云：「霓裳記詠大羅天，彈指星霜又一年；有興重揮搖嶽筆，餘情更敞坐花筵。海東詩卷留巢父，亭北歌詞譜謫

仙；險韻尖叉旋門罷，醉看青素門嬋娟。」）

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先生五十六歲。

二月十日（農曆壬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夫人爲先生學生兩男，爾質公甚喜，林太夫人時方有心疾，聞悉之餘亦大感欣慰，疾漸瘳。先生爰賦七律一首以誌喜。（詩云：「舐犢多慚作孺牛，驪珠何意兩歸劉；對挑錦襖綢休倒，分繫絲繩臂尚柔。」（原註：內子以五綵絲分繫左右手，以別長幼。）賀客書壁防再錯，閨人夢燕憶雙投；二難未敢希元季，聊博顏開老太邱。」（原註：家君得兩孫甚喜；家母時適有心疾，聞兩孫孖生，亦大欣慰，疾漸瘳。」）

三月（農曆正月）先生渡臺。（據「哭故人高懋卿君（君以舊曆五月三十日晚謝世）」七古中「渡臺匆匆四閱月」句。）

四月十六日，日本裕仁太子來臺巡視。先生曾有「癸亥三月日皇太子蒞臺代友人撰頌」七律一首。

五月一日（農曆三月十六日），先生臥病，作七律二首。有註云：「夜夢隨人涉水，余手抱一神像如俗所塑章元帥狀，鬚眉欲動，心悸遂覺。」十二日，再請國川施治，作七律一首。國川佚其姓，先生設帳東邨時，國川曾執經請業，故詩之末句云：「起予原是學詩人」。二十三日晚，有有感地震，作七絕一首。二十六日夜，有「紀夢」七絕一首云：「夢中老態強支持，秋水橫腰作健兒；難得周郎好身手，望風下拜豎降旗。」

六月四日（農曆四月二十日），先生復爲二豎所苦，作「病中感懷」七絕四首。十四日（農曆五月初一日）夜，有「夢題丈人石詩」七絕一首。先生表姪女鄭藥珠生有夙慧，

幼通禪理，以易義進質，先生略為指點，輒能了悟；為喜賦七律一首。二十四日夜，又有「紀夢」七絕一首云：「垣厚閑高人雜沓，山重水複路依稀；藤床好作輕舟渡，贏得滄浪濯足歸。」二十六日，先生友人鄭樹南卒，作「哭家擊甫先生」七律一首云：「槐陰慘淡欲黃昏，怕過西州舊日門；知己相酌餘老淚，故人入夢識歸魂。傷心最是聞魚泣，在耳猶存訓鯉言；華屋山邱何限感，憑棺我亦哭聲吞。」

七月十三日（農曆五月三十日）晚，先生友人高懋卿卒，作「哭故人高懋卿君」七古一首，有云：「我始訪君君遠出，迨君歸時我又疾。我今疾愈君移家，金山咫尺遠天涯。……憶我病中血氣枯，感君珍重贈雙鱸。君病愧余未一省，猝聞君死徒驚呼。……」二十三日（農曆六月十日），友人蘇瑞堂沒於天津，先生步曾逢辰韻作「弔蘇瑞堂君三首」（七律）。

十月十八日（農曆九月初九日），先生登金山，順訪友人鄭以庠，作七律一首；又過亡友高懋卿故宅，亦有七絕一首。未幾，先生遊大甲，登鐵砧山，訪劍井，宿友人鄭子香處，與秉燭談往事，作七律一首。又有輓林知義母郭氏七律二首。

十一月四日（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先生過東邨故居，感賦七律一首云：「綠陰遠近畝東西，林鳥驚秋不斷啼；室已盡禾忘故址，徑多沒水長新泥。株松半老濤聲寂，衰柳無情夕照低；莫問童年遊釣地，重來我亦阮途迷。」

十二月二日（農曆十月二十五日），先生遊廿張犁莊，長子榮俊、表姪女藥珠同行。先生童年時曾隨母氏往觀廿張犁莊元夜打鞦韆祈平安之民俗活動，重遊其地，為之低回流

連。緣青蓮吟社（「臺灣文學年表」民國十四年下有云：「新竹鄭香圃集里中青年，設立『青蓮吟社』……」其設立年分有誤。）本日下午有聯吟之約，故歸途無法至新公園觀看棒球比賽，唯因子姪輩同行，乃順道至新公園一遊。有「癸亥十月廿五日遊廿張犁莊書事」七律一首。三十一日，作五絕一首，書示藥珠，即囑和韻云：「客裏逢除夕，愁心鬱不開；還家宵有夢，猶見嶺頭梅。」（原註：梅花嶺距余家三十餘里，歸時必經之路。）又作七絕一首書懷云：「微雨疎燈過歲除，祭詩賈島愧無魚；客中未作圍爐飲，且向窗前讀道書。」

是年，先生在新竹，設帳於吳家耕心齋。（據「丁卯四月十六夜觀吳家壽堂活動寫真」註。）並集門下弟子，設立耕心吟社，宏揚國學。（據「臺灣文學年表」。）
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先生五十七歲。

一月一日（農曆十一月二十五日），先生作「新曆元旦紀事」七絕一首。是月，先生將歸省，莊仁閣以七律一首送別，因有和韻之作，兼呈蘭社諸人，又有留別諸生及居停主人之作云：「鷓鴣權借一枝安，尚有程門立雪寒；攻玉他山慚匪石，談心入室羨如蘭。延賓侃侃垂青眼，寄食王孫賦素餐；聚首無多旋話別，驪駒未唱淚先彈。」及歸省之日，表弟有象、同學金水、表姪女藥珠送先生至紅毛田站始告別下車，先生感賦七絕二首。

二月九日，臺北星社同人創辦臺灣詩報，月出一期，詩文並載，廣收各地吟稿。先生有「祝星社詩報發展」七律一首云：「溫文言論氣如春，鼓吹詩腸筆有神；簇錦團花非俗艷，吉光片羽亦時珍。傾心久向陳芳國，隻手思扶大雅輪；

更遣閑情到金石，醉中眼界又翻新。」

六月七日，先生作七律一首，蓋咏表姪女藥珠者，詩云：「絳帷立雪度翩翩，一朵能行出水蓮；妙悟通靈由夙慧，長齋繡佛尙雛年。說詩匡案頗能解，講易橫渠道可傳，雨盡天花渾不著，此身合是女金仙。」並書贈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先生五十八歲。

一月八日（農曆甲子十二月十四日），先生將復歸省，作「留別」七絕一首，又步魏清德「元日感懷」原韻之「前題」七律一首。是月，又有「留別」五絕一首。及後攜眷屬渡臺，同作客於新竹水田紫霞齋堂。（據「乙丑七夕偶成」註。）

三月二十八日（農曆三月五日），時清明將屆，先生於客中送別二弟，「同車攜手不勝情，臨別依依百感生」，作「別二弟」七絕二首。

四月三日（農曆三月十一日），先生有「清明節近客中有懷偶成一律」之作。詩云：「未能與世共浮沉，猶自兢兢慎影衾；作客怕逢多雨節，思家倍切望雲心。依依膝下惟雛女，寂寂燈前伴苦吟；還欲去爲釣鼈客，歸東巢父遠相尋。」四日，先生和門人陳章傳歡迎詩原韻，成七律二首，又以原韻作「感懷」一首。二十一日，作「代友人題墨蟹圖」七絕一首。後另有「又代畫墨蟹者答」。二十六日（農曆四月四日），友人鄭肇基受卓行表彰，先生作七律一首申賀。四、五月（農曆四月），先生有「藥珠近學天算頗有心得書以勵之」七絕三首。

八月三日，甲子會致奠黃戒三，其文出自先生手。戒三時爲新竹街議員，卒年僅四十六。（此文收入雪蕉山館詩集

。）二十五日（農曆七月七日），作「乙丑七夕偶成」七絕四首。

九月二十八日（農曆八月十一日），先生遊觀音山凌雲寺，爲該寺定正殿坐向，途中即事賦七律一首。

十月十日（農曆八月二十三日），爲武鄉侯誕辰，青草湖感化堂祀侯，即於是日舉行小落成式，少長至者甚夥，先生亦挈兒輩往遊。三女慰時方學作詩，成即事五律，結句云：「青青湖畔草，煙景似南陽。」先生久有布衣躬耕之志，登堂拜謁侯之遺像，恍然想見當日君臣際遇、隆中對晤情景。將歸，遊興猶未闌，回首白雲深處，不勝卻顧依戀。歸而作「乙丑八月二十三日遊青草湖感化堂記」一文。（收入雪蕉山館詩集。）

九、十月（農曆八月），先生撰短文「寄齋」一首。時寄寓新竹北門外水田街紫霞齋堂，即於紫霞書室設寄齋，並自撰此文云：「寄齋者何？余於寄留地所自署之齋名也。齋無定處，身之所在即其處；齋無長物，隨身之物即其物。余既忘此身之爲寄，余又何知是齋之有無？則以是齋爲無何有之齋也可，以余之寄於是齋爲余之寄所寄也可。乙丑仲秋，雪汀自記。」經刻爲橫匾，後歸先生表姪女鄭藥珠所藏。（據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末志餘「寄齋」。）

十一、二月（農曆十月），橫跨軟陂溪，爲竹東、新竹往來孔道之東寧橋改建落成，當局徵詩全島，將擇尤勒石，先生膺選政，因擬七絕三首，以祝永固。

是年，先生友人王松刊行滄海遺民牘稿。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十五日（農曆正月初三日），先生有「靜觀樓雅集

席中賦呈林篁堂君」七律一首。二十七日，與友人往廿張犁莊觀鞦韆，並和韻作五律一首。

四、五月（農曆三月），先生友人周維金以所編輯臺灣通志略第二集出示。是書乃維金以五載心力，倣歷代紀事本末例所爲，共十二集。此集記載海桑以後事，先生謂：「披讀之下，昔之擊諸目而印諸腦者，復如海市蜃樓空中重見，不禁爲之流涕太息，腸一日而九迴。情生文耶？文生情耶？非惟讀者不能知，即作者亦不自知矣。嗟乎！故關衰草，收英雄血戰之場；殘壘商飆，灑父老心酸之淚。周君此集，其師曠之歌南風耶？荆卿之和易水耶？何其颯颯動人若是。余於是有以悲周君之志矣。周君……著有大陸遊記一卷，膾炙人口，今又殫五載心力，成此巨編，其亦得山水之助者耶？雖其體裁義例未知有合於龍門否？然文言一致，周君固自言之；蓋欲其書之雅俗共賞，而不肯爲憂憂獨造，使讀者病其艱深也。」爲撰「臺灣通志略序」，文末云：「昔虞卿以不忍其友事，困於大梁，乃發憤著書八篇。讀虞氏春秋，知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周君殆心虞卿之心也乎？太史公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余於周君亦云。」（此文收入雪蕉山館詩集。）是月，蔡汝修爲其父啓運開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會，各地友好至者甚衆，先生與葉文猷亦赴焉，相與登墳憑弔。是夜在其家開擊鉢吟會，題爲「焦尾琴」。

（據「輓故詩人葉文猷先生一律」註。）

五月三十日（農曆四月十九日），先生謁楊澄若（即楊肇嘉先生養父）墓，有七絕二首。

六月十三日（農曆五月四日）晚，大同吟社開擊鉢吟會於新竹城南鄭香圃家，題爲「五月渡瀟」，限歌韻。先生與

葉文猷、文樞（字際唐；新竹北門大街人。庠生。原籍同安。於日人據臺後，在福州取進案首。）皆與會，至午夜十二時始散。文猷歸家，未三時宿疾猝發，於十四日晨逝世。後安葬於金山冷水坑南畔，距鄭兆璜、鄭幼佩兩詩人墓不遠。先生有「丙寅五月五日聞葉君文猷赴修文之名感賦」七絕一首及「輓故詩人葉文猷先生一律」之作。

六、七月（農曆五月），先生在紫霞書室之寄齋作七絕三首，書贈表姪女鄭藥珠。其詩中皆嵌有「藥」、「珠」二字。

十一月初（農曆九月下旬），先生遊獅頭山勸化堂，作七律一首。月之二十一日，日本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招邀其本國詩壇名士國分青崖、勝島仙坡等來臺遊覽。二十八日，上山於東門官邸以盛宴歡迎之，並柬全島名詩人作陪，先生與焉，作詩三題各一首。又有「次仙坡博士後里庄觀梅韻」七絕一首。

十二月（農曆十一月），新竹城隍廟修建落成，先生代重修委員長鄭肇基撰「重修新竹州城隍廟碑記」文，又撰該廟慶成醮典之「牒文」。（二文皆收入雪蕉山館詩集。）

是年，先生又有「步蔡乃庚六十感懷原韻」七律六首。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先生六十歲。

一月二日（農曆丙寅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先生於席上作「歸帆」七絕四首。是月（農曆丙寅十二月），先生以舊曆歲暮，再復買舟歸省，有七律一首留別諸同人，及「買舟歸省」七絕一首、「旅夜懷人」五律一首諸詩。

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先生重抵新竹，蓋本年一春多雨，故其歸臺較歷年爲遲也。（據「丁卯四月

十六夜觀吳家壽堂活動寫真」註。）是月，有「渡臺呈諸故人」七絕一首云：「思君一日如三月，況乃相違三月餘；曉策六龍渡東海，得瞻顏色樂何如？」

五月十六日（農曆四月十六日）夜，先生觀吳家壽堂活動照片，有七律一首。

六月（農曆五月），先生錄其近作七律二首贈表姪女鄭藥珠。（詩云：「香火靈山締舊盟，法華經記誦前生；學書雅慕夫人格，稽古無慚博士名。竹外寒梅橫水淡，天中皓月照池清；集虛更守心齋訓，福不唐捐道可明。」）「三淺蓬萊歎海桑，傳薪尚有杜蘭香；交逢知己心如水，修到忘情鬢已霜。假我還思讀周易，餘生且自禮空王；子真谷口能高臥，世外雲山日月長。」先生另有「寄齋偶成書示藥珠」七律一首。）

七月（農曆六月），先生南遊潮州郡枋寮庄，當地詩友開會歡迎，盛情款接，成七律二首，又有席中贈妓七絕二首。

八月三十一日（農曆八月五日），先生同門人曾秋濤、許炯軒二人遊山脚海水浴場，順途至秋濤家小憩，作七律二首。

九月（農曆八月），先生重遊枋寮，作七律一首。

九、十月（農曆九月），先生往訪友人張麟書，與促膝談心，自傷年華纔花甲，老病日侵，蒲柳先衰，謂曰：「爾我能得幾回相見？雖然自其變者觀之，古今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彭殤可齊、死生可一，而又何悲乎？惟八旬慈母、六歲孿兒仰事俯畜，中途捐棄，甚可哀也！」麟書聞其言，回思黃戒三年未五十，以養生不善，追隨乃兄平

三於泉臺，而先生精神無復向日之煥發，已亦暮氣蒼然，生意將盡，後顧茫茫，不禁相與感慨，歔歔泣數行下。（據「鄭雪汀先生弔文」。）

十二月二十四日（農曆十二月初一日），先生束裝歸省，緣老病思鄉，較往歲之言歸為早也。作「丁卯歲暮歸省感賦」七古一首云：「人生何處不消魂，最黯然者別而已。矧余本是竹州人，歌哭聚族咸於此。無端臺海起罡風，倉皇挈眷辭桑梓。避地桐陰十九年，省墳有日帆東指。東來省識舊山河，人未全非城郭毀。相逢舊雨又重違，如醉如癡如夢裏。南北紛紛起陣雲，在沼魚寧安沸水。歸不多時復遠遊，設帳馬生聊爾爾。往來白社舊詩人，一詠一觴消塊壘。秋月春風度等閑，臘鼓聲喧旋到耳。哀時詞客感頽波，望國行人歌陟屺。歲歲言歸臘月中，今歲束裝臘月始。豈因利重輕別離，祇為病多憶田里。壯不如人老何為，緣木終窮鼯鼠技。六十韶華過隙駒，險阻艱難備嘗矣。自搔白首羨青雲，欲行不行心悲止。諸公為我速吟朋，獨吐青煙筵敞綺。」又有「丁卯歲暮歸省留別諸生徒」五律一首。先生與友人張麟書握別，仍約明春二月重來，與諸生徒聚首。（據「鄭雪汀先生弔文」。）

是年，先生在臺，因其鍾愛之三女慰隨母在家侍奉祖父母，未同東渡，先生病時，表姪女鄭藥珠間日來視疾，輒問：「今日安否？」先生曰：「安。」藥珠乃喜。因為賦七絕一首。

先生曾為友人蘇維德撰金剛經解作序。（其年月待考，姑次於此。）此文為先生重要之文字，彙錄於下：「『日在天上，心在人中。』此關壯繆明聖經中語也，而實與虞書十

六字心傳之旨合。蓋人中之心即道心也，求道者常使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正如紅日當空，群邪退伏，詩所謂：『雨雪瀼瀼，見晛日消。』者。金剛經一書，佛教中之秋陽也。佛告須菩提：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阿難於法會因由第一分，即以『如是我聞』四字發其端，歷來註家罕能詳其奧窔，吾友蘇君維德解是經，以如爲不動，是爲迴光下照，蓋以『是』字上有日下有人，日即心之神光，人即坤宮人情發動之處。旨哉！斯言非特隱合於關壯繆語意，抑亦得佛家之三昧矣。佛言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所謂入闇，即是字下之人，書所云人心也；所謂日光，即是字上之日，書所之道心也。人心雖受制伏於道心，而常潛滋暗長於道心之下；人能收吾心之神光，迴而下照，俾微者著，危者安，去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則天上之日長懸，人中之心不死矣。即此發端四字，已括全經之義。其餘各分中，如以須彌山爲人之元首，恒河沙爲人玉池中之真精，罕譬曲當，尤爲發前人所未發，能令讀是經者如夜行得燈，更盡見日，顯昭昭之象，而掃瞶瞶之陰，其有功於後學豈淺鮮哉！余生平喜讀是經而不求甚解，今繹蘇君之註，有不覺憮然自失，憬然有悟焉。白髮催人，聞道日淺，行且掬指頭月，拂衣上花，躬造蘇君之廬，相與談空空之妙諦。」（錄自雪蕉山館詩集。）

是年，日人豬口安喜編印東閣倡和集，輯錄上年歡迎國分、勝島二詩人會中上山之詩及與會詩人和作。（據「臺灣文學年表」。）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先生六十一歲。

二月，先生上年所約歸臺之期已屆，門生故舊咸望眼欲穿。時有傳言先生病劇者，友人張麟書戚然以憂。未幾，得先生雲箋，「云在本鄉；長通德學校，兼主別校講席」。麟書乃欣然以喜。（據「鄭雪汀先生弔文」。）

四月二十六日，先生病情已加重，然以天性孝友，猶往慰老母，詭言己身無恙。越三日，即二十九日（農曆三月初十日）辰時，遂不起，卒於家。（據「鄭家珍先生墓誌銘」。）先生絕筆之作題「紀夢」，詩云：「偶現曇花詎久留，前因後果悟從頭；禍根未必胎情種，多病非關積舊愁。畢竟刈蘭歸一夢，不勞采葛賦三秋；他生莫卜今生已，天竺何人訪牧牛？」

五月初，先生介弟伯齡語先生高足黃玉成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四月二十六日（陽曆六月十三日），葬於淺寮山，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玉成因爲撰「敕授文林郎會考二等籤分鹽大使甲午舉人雪汀鄭家珍先生墓誌銘」，全文如左：

「余師雪汀先生捐館數日，其弟伯齡告余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淺寮山，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吾師所交皆當世鉅人長德，及門弟子亦遍海內外，其品學足以銘吾師者何限？乃不請於彼，而獨命余，豈非以余受業於師最久，知師最悉，又同避地內渡，可哀之事，皆宜見於余文者，所以獨命余乎？余與師臺產也，師以臺籍，登光緒甲午賢書時，年二十七，余年始十二耳。越乙未歲，先君子命余受業師門。方是時，師年少登科，才名籍甚，論文親友，日相過從。余上學時，輒見戶外屢恒滿。是歲，清廷割臺，臺地鼎沸，先君子挈家內渡。師亦

移籍歸泉，於郡城僦屋同居，余復從受業。風景既殊，山河亦異。臺地親友，邈隔天涯，惟余與師相依旅次，桑海餘生，惆悵相憐惜也；然猶有一事以私相慰藉者，為避地後得在乾淨土畢此生昇平世界耳。迨辛亥鼎革，地方多故。己未春，師復避地渡臺，就臺人詩社之聘。嗣是寓臺八載，惟每歲一歸省親；余亦流離轉徙，與師日疏。丁卯冬，師由臺抱病歸，至春更不起。於是而歎前後同一遭亂，欲再如曩時相依相保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吾師世系：贈文林郎諱舉砂，曾祖也；諱賢濕，皇祖也；諱爾質，皇考也。曾祖妣氏王，祖妣氏陳，俱贈孺人，母夫人林，誥封孺人；配蘇孺人前卒，繼配王。師博覽群籍，詩古文辭外，凡天文地理、曆法算術、星命卜筮，無不窮探奧妙，著有成書；詩尤工，所著雪蕉山館詩草藏於家。由廩生中光緒甲午科舉人，戊申保送專科，取錄全省算術第一名。會考二等，籤分鹽大使，任豐州學堂正教習，兼勸學所長。民國戊辰三月初十日辰時卒於家，距生同治七年戊辰七月十六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一。男四：長榮俊，豐州學堂畢業生；次榮水、榮璇、榮璣，俱幼。女四：三者名慰，特聰慧，十歲即能詩，尙待字，餘適人。孫男二：登洲、登峰，榮俊出。師天性孝友，卒前三日，尙往慰其母，詭言己身無恙。遇諸弟尤有恩，三弟婦早寡，恤之惟恐不至。待人接物，一出至誠，古貌古心，一望而知為長者。生平無一日不觀書，無一歲不授徒；分外事、分外財，則漠然不屑也。甫五旬，即頭白齒脫，余固已哀其早衰，而遂至於此！豈重遭喪亂，精神暗耗於奔走憂患中耶？師諱家珍，字伯璵，號雪汀；世居南安崎口鄉，其祖遷居臺之新竹，乙未移籍歸，仍為南安人。銘曰：吁嗟夫子，身際

桑滄。其學則富，其遇則窮。雖飄然世外，終愴然寸衷。錦繡心腸，永悶幽宮。發為書帶，墓草叢叢。」

五月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第四版載「鄭家珍死正首丘」報導一則云：「新竹名孝廉鄭伯璵（璵）先生，字雪汀，品學兼優，素為士林所重。滄桑後歸籍南安，近來中華戰禍頻仍，再回新竹設帳，造就人才不少。去年回籍省親，近日忽接其哲嗣訃告，云已於本年古曆三月十日逝世，聞者莫不悼惜。現在與有關係者，將開追悼會，正籌備中。日期不日再行發表，以便各界參加之云。」（據本日臺灣日日新報。）

六月十三日（農曆四月二十六日），先生行安厝之禮，葬于淺寮山。友人張麟書撰「鄭雪汀先生弔文」云：

「維戊辰古曆四月二十有六日，亡友鄭君雪汀將於本日行安厝之禮，謹繫詞以哀之曰：嗚呼！鄭君往矣已矣，惟是前塵影事縈余懷思，輾轉寤寐而不能已也。君年弱冠，與余同遊陳錫茲夫子之門，塾中習學子業者二十餘，而君為天馬，馳騁文場，辟易萬夫，師以國器目之。時有陳夢花、杜有輝、黃雲階三君子，同契金蘭，共相磋琢。戊子試童軍，君以府案第一人入泮。己丑歲試，君食廩餼。甲午鄉闈，君賦鹿鳴。黃君先一年卒。無何鯤洋羹沸，君避地溫陵，勞燕東西，忽忽一十九載。陳、杜二君亦先後赴召修文，同學知交，凋零過半。君於甲寅夏五，東渡省墳，面晤黃弟戒三，喜曰：『平三有弟矣！』平三者，雲階之字也，乃從舊雨聯為新盟，作歲寒三友圖。君有句云：『自古占梅曾數五，於今對月恰成三。』作東渡行一篇，蒼涼沈古，情事宛然。嗣後梧松鳳鶴，暫為新竹寓公，而攜眷重來，安硯北郭，賴以凌

霄一指，撐斯文於不墜。滿城桃李羅致公門，可爲莘莘學子幸，亦爲君之避難慰！去秋九月，過訪蕭齋，促膝談（談）心，自傷年華繞花甲，老病日侵，蒲柳先衰，爾我能得幾回相見？雖然自其變者觀之，古今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彭殤可齊、死生可一，而又何悲乎？惟八旬慈母、六歲學兒仰事俯畜，中途捐棄，甚可哀也。余聽其言，回思戒三，年末五十，養生不善，追隨乃兄於泉臺；君今精神無復曩時煥發，余則暮氣蒼然，生意將盡；後顧茫茫，伊於胡底！不禁相與之感慨，歔歔泣數行下。冬臘南歸，河梁握別，曾約今春二月，仍渡婆娑洋，重與吾徒聚首。諸同人遙望文旌，眼爲之穿。村人謠言：傳君病劇，余戚戚然憂。旋見朵雲飛下，云在本鄉長通德學校，兼主別校講席；予欣欣然喜。不圖噩耗傳來，君於三月十日遽赴道山，遺下衰親稚子。胡天不恤，而降此鞠凶耶？豈所生有自來，甚有所爲耶？抑有石上夙因，將訪牧豎以了之耶？此理不可解，而命不可知矣。嗚呼！鄭君往矣已矣，流波絃絕，元伯魂歸。國事之傷，子猷之感情之所鐘（鍾），正在吾輩，余獨何心，能不悲哉？」先生友人吳蔭培有「輓雪汀先生」七律一首云：「千古斯文賴謹持，七年爲友更爲師；別君頻洗哀時淚，寄我曾傳遣興詩。向願未酬憐弱息，萊身遽殞痛慈幃；八閩算學推惟一，乍奈回天力不支。」庠生葉文樞有「吊鄭伯璵孝廉」七律一首云：「平生抱負鬱難伸，多藝多才莫療貧；占巧傳疑歸日者，算精名合附疇人。吟懷高淡宗元亮，數法精微悟景惇；至竟蓋棺公論定，千秋絕學仰經神。」（以上二詩錄自新竹叢誌「竹塹拾遺」。）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先生卒後四年。

二月（農曆正月），先生門人曾秋濤、許炯軒至適園走訪李濟臣，語曰：「先師雪汀夫子，松楸已拱，遺稿無存，今者收拾叢殘，將付剞劂，庶不朽其人。子與吾師善，其序之母辭。」濟臣許諾之。（據李濟臣「雪蕉山館詩集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先生卒後五年。

三月十日（農曆二月十五日），（按：據鄭鶴聲編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惟該書三月一日雖爲農曆二月初六日，而二月二十四日爲農曆正月三十日，是年爲平年，二月僅二十八日，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僅四日，上項換算似差一日於其間，待查。）李濟臣撰成「雪蕉山館詩集序」，文末云：「言笑如昨，而孝廉歸道山已五年許矣。一序之微，經年負諾，非關疏懶，亦以交最親且久如張先生（麟書）者病未暇作，因之逡巡。今雖張先生往矣，曾（秋濤）、許（炯軒）二君於時爲詩人，力足以得能詩者序其集，顧屬於韜晦之人，似其意別有在者。泚筆弁言，蓋有不勝惘惘矣！孝廉少勤劬，凡天文、地輿、曆數之學，皆汎其涯，詩文特緒餘耳，而所詣絢爛情奧，世有定評；然不自愛惜，隨亦散去，故雲篇賸墨亦僅留此區區，余胡能無感耶？」（錄自雪蕉山館詩集序）序雖撰成，先生詩集則並未付梓。（據雪蕉山館詩集林麗生撰「跋」。）

是年，先生友人張麟書卒，享年七十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癸亥（一九八三），先生卒後五十五年。

五、六月（農曆四月），先生門下諸生痛感教澤情深，師恩罔極，決將遺稿儘速付印傳世，恐或謄錄有誤，乃由其表姪女鄭藥珠將餘集分類整理，就正於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理事長林錫牙，錫牙慨諾為題簽並出版；而詩人莊幼岳、周植夫、黃錠明等共為編訂，而順利梓行。（雪蕉山館詩集「跋」。）

六、七月（農曆五月），先生門人林麗生為雪蕉山館詩集撰「跋」，首云：「瀛海泱泱，獅嶺蒼蒼，竹塹秀壯，絳帳流長。回憶立雪師門，得沾春風化雨，雖事隔數十寒暑，但緬懷往事，恍然如昨，寧不使人感慨系之！」繼云：「雪汀吾師，生平著作多矣，門人欲集者亦久矣，乃吾師逝世多年，而集未成；不集之多而集之少，不集之早而集之遲，何耶？蓋吾師生性豁達，誠如李前輩所言：其不自愛惜，隨之散去，是以著作雖多而留存者少。」

十月，先生遺著雪蕉山館詩集由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在臺北出版，依版權頁所列，編輯者為編輯委員會，召集人為林錫牙，委員為莊幼岳、周植夫、黃錠明、施奕義，執行編輯為幼岳與植夫，存稿者為鄭藥珠，而印贈者則林麗生也。卷首有先生遺像，並有麗生所錄先生自撰：「雪偶印鴻，尋遊釣於童年，某山某水尚存泥爪；蕉曾覆鹿，悟塵勞之幻夢，浮名浮利俱化煙雲。」聯對。此書名為詩集，除收各體詩作外，尚有聯對、詩鐘、詞、文、歌曲等，亦予收錄；而亦有未及收入者，如新竹叢誌所載之「李君文樵廣文哀詞」、「蘇肯堂先生墓誌銘」，及民國二十年陳秦纂輯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五「忠節」所採呂伯宗傳，皆其例也。至其墓誌銘所云：「天文地理、曆法算術、星命卜筮，無不窮探奧妙，著有成書。」此諸書之下落，皆有待進一步之訪尋。

作者簡介

鄭喜夫：臺灣省臺南市人，民國三十一年生。聯勤財務學校財務科及國立中興大學夜間部歷史學系畢業，臺灣省訓練團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訓練班第一期及國防管理學校史政人員訓練班第十九期結業。五十年特考稅務人員考試乙級稅務組考試、五十四年乙等特考國防部行政及技術人員考試經濟行政人員考試、五十八年高考試審計人員考試及格。曾任稅務員、軍職財務官、助教、助理研究員、研究員，退伍後曾任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計畫組組員、組長，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現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著有臺灣史管窺初輯（浩翰出版社）等書。近年從事中外姓氏源流之研探，我姓氏學前輩及同好，敬請不吝賜教及鞭策！

雪蕉山館詩集

鄭孝廉雪汀夫遺子像

蕉曾覆鹿悟塵勞之幻夢浮名浮利俱化煙雲



雪偶印鴻尋遊釣於童丰某山某水尚存泥爪

受業林麗生恭錄

雪汀先生像
(雪蕉山詩集)

雪蕉山館詩集

雪汀鄭家珍著

丁未中秋夜月下共酌感懷八首

一樽晚酌佐清吟
院落沈沈燭影深
月自團圓人自老
撫髀同此感時心

酒綠燈紅興采高
倚歌羞唱鬱輪袍
中天明月無私照
秋色平分到我曹

海國風多浪未平
癡雲還妬月華生
與君把酒談時局
匣底颼颼劍欲鳴

美人芳草猶縈夢
流水高山莫賞音
漁父不來老樵死

雪蕉山館詩集

一

雪蕉山館詩集影書

(正文第一頁)

— 鄭雪汀先生年譜初稿 —



葉 文 樞
(唐 際)



王 竹 友
(松 竹)

雪汀先生友人像（影自林欽賜編：瀛洲詩集）



鄭 神 樞
(香 幼)



藍 華 峰
(三 岳)



鄭 甄 珠
(女姪表生先汀雪)



霍 秋 濤
(三 壽)

雪汀先生門人像 (影自全上書)



許 烱 軒